

中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篇

ZHONGPIANXIAOSHUJINGXUAN

{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

2005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上

ZHONGPIANXIAOSHUJINGXUAN

2005



中篇

ZHONGPIANXIAOSHUOJINGXUAN

{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
{ 2005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① }
}

ZHONGPIANXIAOSHUOJINGXUAN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5 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上下)/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

ISBN 7-5354-3195-X

I .2...

II .中...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2023 号

责任编辑:杜东辉 李 潇

责任校对:刘惠玲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28.5 插页:2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660 千字 印数:1-10000 套

定价:42.00 元(上下) 本册定价:21.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

2005年
先

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目 录

上 册

林老板的枪	杨少衡 (1)
响马传	叶广苓 (48)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 (90)
白水羊头葫芦丝	荆永鸣 (142)
未完成的夏天	钟求是 (186)
吴川是个黄女孩	严歌苓 (228)
女人别哭	张学东 (295)
怕羞的木头	孙春平 (345)
密码	麦 家 (385)

下 册

远河远山	张 炜 (443)
我们的负荷	李 铁 (497)
雁过藻溪	张 翎 (549)
土炕和野草	胡学文 (600)
卧底	刘庆邦 (638)
米粒儿的城市	阿 宁 (700)

2005年
选

2005年中篇小说目

女出租车司机	衣向东 (760)
希望	何 顿 (799)
黑雪球	葛水平 (864)
附录 2005 年中篇小说目录索引	(903)

林老板的枪

杨少衡

1

徐启维到任之初领教过林奉成一梭子弹。其时一起拜读同一阵枪响的人不少，如徐启维那般印象深刻的倒也不多。

那天大家很高兴，喝了不少酒。酒宴设在竹林酒家，是县工商联定的桌。徐启维来这个县当县长，到任刚满一月，上任之初事多，没顾上跟本县企业界诸名流叙谈，这天正巧，工商联开换届大会，新会长隆重出炉，中午大会欢宴，县长自当出席。几位正副会长借机进言，说午宴乱哄哄，说不成话，想请县长晚上另行一聚，不叫其他人，就是本县企业界十来位老总。恰好徐启维没有其他安排，欣然同意。徐启维交代说，只吃便饭，喝啤酒，不必排场，意在跟大家认识，聊聊。县长发话当然得照办，当晚啤酒担纲，平静开张。竹林酒家位于江边，伴有大片绿竹，场地清静，有一红木大桌可供十余人环坐，环境不错，但列席诸人与徐启维尚不熟悉，开宴时场面略显拘谨。忽然林奉成放了一炮，席间顿时热闹起来。

林奉成刚在这天上午荣任本县工商联会长，新会长刚刚就位，春风得意，有些牛逼哄哄，居然在这种场合放炮，直轰县长。他说，县长吩咐只喝啤酒，有些看不起人了。如果今天请的是省长市长，是不是也拿啤酒打发？在座这些人哪个缺酒钱了？不用县长破费，也不必工商联公家开支，今天喝多少全算他会长的。这家伙当场把一只手从衣襟里伸进胸脯，从上衣左边的暗袋中掏出一沓钞票，没用钱包，赤裸裸一团卫生纸似的直接掏出衣襟，然后往桌上一拍，让小姐上洋酒，指名要皇家礼

2005年
先

炮。他说今天算得上大喜，工商联换届成功是一大喜，他林奉成当会长也是一大喜，今晚喝酒，难得县长大人赏脸光临，不使劲放几门礼炮怎么说得过去？场上人不禁一起扭头，全都拿眼睛看县长。有眼睛眯着，有眼睛张着，几个面相老实者眼皮眨巴不止，显得多有志忑，真是什么表情都有，特别的丰富。徐启维也没多说，笑笑，手一摆，只讲一个字：“好。”于是气氛顿改。

这种场合总是有很多甜言蜜语，特别是皇家礼炮隆隆轰响之际。县长夸奖各位老总企业办得好，各位老总则表扬县长平易近人。林奉成喝得几分醉意，忽然兴起，说今天不错。酒算什么，放几门真炮贺喜，感谢县长光临给大家助兴，也感谢大家选他出任本会会长。他在席间打了个电话，几分钟后便有鞭炮声噼里啪啦在外边响起，声音略有些远。因而不是太响。徐启维侧着耳朵听了听，忽然听到鞭炮声里蹦出枪响：“砰砰砰砰”，竟是连发！于轰隆轰隆的鞭炮声中鹤立鸡群，整整一梭子。

“这啥？”徐启维挺吃惊。

桌上人都笑。有人笑骂：“这林菜豆放屁！”

林菜豆是林奉成的绰号。桌上人开玩笑说，林菜豆林奉成又在卖弄他的鸟枪了。林奉成的鸟枪跟别人的不一样。全世界的鸟枪都是一枪一响，一勾一屁，最特殊的不过双筒猎枪勾两下扳机放两个响屁。林奉成的鸟枪放的却是连珠屁，格外响的连珠屁，扑噜扑噜不歇气一放到底。

林奉成对他人的笑谈不置可否，他就是倒酒：“县长县长，干杯！”

徐启维面带笑容，不再追问。

后来有人偷偷告密，说林奉成的鸟枪其实是冲锋枪，冲锋枪才能一打一梭子。徐启维心里特别地不舒服，有如一只毛毛虫在爬上爬下，该感觉只三个字可以形容，叫：“他妈的。”

他把那一阵声响牢牢记住了。

徐启维跟林奉成不是初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打过一次交道，其过程不太愉快。徐启维原在本市另一县当常务副县长，到本县履行交接工

作时，才知道此地当月应发放的干部职工工资尚无着落，上自县级班子领导，下至乡村小学教工，所有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卡该月进项均为空白，原因是县财政局未筹到足够的资金。本县财政困难，类似情况不时出现，最长记录是拖欠干部工资五个月，有关信息徐启维早有耳闻，他只是没想到自己一上任就遭遇这种状况。徐启维新任伊始，不想让满县干部骂他是“开门红”县长，到任第一个月就欠薪，便拉上财政局长跑省里，到市里，四处筹钱。这时财政局长出主意向林奉成借钱周转，说这个人是全县首富，应急借一两百万一点问题没有，以前也曾借过。只是非得县长亲自出马，别人找没用。这款爷抠门，还牛逼，除了书记县长，谁都不买账。他要买账了可比银行管用。徐启维一想也是，银行不归县政府管辖，小行长上边有大行长，一级一级往上推，要一个钱真是难，不像林奉成之类款爷，高兴了说借就借，字一签算数，用不着请谁批准。

于是他就跟财政局长上门找林奉成去了。林奉成的公司就叫“奉成集团”，有一幢大楼，在县城西北角小山上。财政局长说，这幢楼原是县政府的旧办公楼，县政府盖新楼后，旧楼让林奉成买去，精心装修后当他的集团总部。林奉成在公司里既是董事长又当总经理，他的办公室就坐落在原先的县长办公室里，旁边两间原副县长办公室也让他打通，并过来，设为“总办”。林奉成在其盘踞的前县政府办公楼前欢迎新任县长光临，搞得颇隆重，其总部数十员工列队楼下操场，大楼门口铺红地毯，县长一到就鼓掌，齐声呼喊“欢迎欢迎”，有如电视镜头里外国元首到访。但是这家伙只做表面文章，一接触实质性问题就原形毕露：他哎呀哎呀叫，说他的公司最近扩大生产，资金周转方面有些问题，也在到处筹钱。

徐启维说：“看来还真是有困难？”

林奉成说不是怕政府不还，或者抠门几个利息，确实有些周转上的问题。奉成公司看起来挺大，其实也就他林奉成两条腿夹一个鸟，来劲时挺一挺罢了。

2005年
先

徐启维即转头指示财政局长想点办法，跟几家银行协调一下，帮奉成集团的林总解决点周转资金的问题。借钱的事则绝口不再提起。徐启维自己捉襟见肘尚在四处找米下锅，他拿什么来帮林奉成一把？这有些打肿脸充胖子了。林奉成在徐启维向财政局长发布指示时眯着眼睛笑，说：“谢谢，哈哈，县长。”嗓音里有股怪味，其中“谢谢”和“县长”都是虚语，惟“哈哈”有些真实内容。

他似乎是想摆一下谱，吊一吊胃口，没估计徐启维笑一笑一摆手到此为止，不言借了。他们俩是第一次打交道，彼此还不摸底。

徐启维决定另想办法筹钱，借林奉成的话说，不能靠他那个鸟。两天后，徐启维找县委书记郭鹏商量事情，郭鹏忽然问他：“你找过林奉成？”

徐启维说是去那儿看了看。

“他告诉我可以帮点忙。”

林奉成的资金忽然周转过来了。他决定助一臂之力，让县长可以按时给本县干部开出工资。但是他不直接跟徐启维讲，他要绕一个弯跟郭鹏说，让郭鹏来告诉徐启维。郭鹏是县委书记，比县长大一点，不知林奉成是不是要用这种方式表明自己对本县党政一把手的买账程度有所区别。

当天下午，一个青年女子来到县长的办公室。该女二十八九模样，身材高挑，脸略长，下巴略尖，大眼细眉，模样可人，衣着讲究，穿裙子，右肩吊着只精致小包。她往县长办公室的沙发上一坐，膝头一碰夹紧裙摆，看上去十分得体，落落大方。

“县长还记得我吗？”她笑问。

徐启维还真没想起这人是谁。新任伊始，满眼陌生，美女固然比较容易让人记住，多了也不行，毕竟精力有限，管不了太多。

她说：“我是宋惠云。”

徐启维还是没想起来。宋惠云弯起眉毛，嘴角一翘埋怨道：“县长是贵人多忘事。首长更黑，真是的。”

徐启维哈哈一笑，想起来了。这女子是林奉成的人，奉成集团的总办主任。两天前，徐启维在奉成集团见过她，当时她在公司大楼下指挥欢迎人群鼓掌喊话，台前台后晃来晃去。徐启维他们进了林奉成办公室时恰有电话来，林奉成跑到一边接电话，这姑娘笑咪咪就凑上前来，请客人喝水。奉成集团挺特别，贵客上门不沏茶，请喝饮料，是可口可乐，冰镇的。姑娘在给客人开可口可乐罐时居然发表议论，张嘴批评起徐启维来：“县长为什么不给大家重要讲话一下呢？”

刚才在大门口，林奉成请徐启维给列队欢迎的公司员工讲几句话，徐启维说这一回免了，以后再讲。姑娘提的就是这事。徐启维这时才有所留意，发觉这姑娘还挺惹眼。她显然不是本地人，普通话没有本地口音，字正腔圆。

徐启维道：“哪有那么多重要讲话呢。”

姑娘说：“至少该给大家问候两句嘛。”

徐启维不觉发笑，说看来他是疏忽了，他“至少”应当问候些什么呢？姑娘说：“也不用多，就那句话：大家好。”徐启维说这就行了？姑娘说，她和她的员工就等着这句话呢。他们认真培训过，徐启维这一句问完，大家会齐声回答：“首长好。”徐启维可以再加一句：“大家辛苦了。”下边人会齐声再和：“首长更辛苦。”然后还可以说其他的，想说什么都行。不管徐启维怎么说员工都会适当应对，例如：“大家晒黑了。”下边人会齐声响应：“首长更黑。”

徐启维大笑。姑娘说的是一个流传甚广的笑话段子，有影射领导干部腐败之嫌。这位姑娘当然知道该段子什么意思，可她就敢玩笑似的跟徐启维说，同时做一种百无禁忌还善解人意之状。漂亮姑娘总是占便宜，如此公然嘲讽的段子经她嘴里说出来，徐启维并不感到特别刺耳，居然还有些受用。

“什么首长啊，”他自嘲道，“小小县官。”

他注意到姑娘笑咪咪直往他右边脸看，瞟一眼，侧过头再瞟一眼，挺留神，却装出一副傻乎乎不懂事只顾偷看的样子。徐启维问：“你看

2005年
先

到什么了？”那姑娘笑，说没有，什么也没看到。徐启维头一晃作罢。这时林奉成打完电话过来了，装模作样，大大咧咧：“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他介绍说姑娘叫宋惠云，是他的总部办公室主任。他让姑娘去拿烟请县长，说他有一包老烟，阿诗玛牌，十五年前的产品，特别稀罕。这种老烟眼下贵得不行，一包卖几百上千，今天拿出来孝敬县长。徐启维说他不抽烟。林奉成不听，举手往姑娘包着短裙的屁股上一拍，让她赶紧去拿。

这一拍挺说明问题的。

现在这位姑娘坐在徐启维办公室的沙发上，她说，是林总让她来找县长。干什么呢？要钱。那天在奉成集团，林奉成以资金周转有困难为由拒绝借钱，徐启维不再提借，还指示财政局长协调几家银行为奉成集团提供帮助。林奉成让自己的总办主任宋惠云找县长就这事，送一份报告，请县长履约帮忙。

这林奉成还真是会缠，他要是真的资金周转不了，哪还有办法借钱给县长发工资？这人明知徐启维有拍脸装胖之嫌，装模作样还要伸手来摸摸，验证一下县长脸上是肉厚呢还是水肿，难道他“哈哈”一笑不够，还想多笑几声？

徐启维却没多话，他让姑娘把报告留下，说这事他会交代财政局重视，帮助协调。他还特地说：“告诉你们老总，谢谢他。”

姑娘没多问，显然知道徐启维谢的是林奉成忽然同意借出的钱。临走时她眼睛一眯笑道：“县长您挺忙的，我写的报告可一定要看，我特别会写错别字，帮我改啊。”

这姑娘话说得怪了。让县长给她改错别字，这是乡村扫盲班啊？徐启维却没顾上立刻查看她的错别字，因为外边还有人等着见他。他把奉成集团的报告先放在一边，等事情办清楚了，回头再看，这才发现姑娘送来的档案袋里原来有名堂：除报告外还有一个信封，鼓鼓囊囊，竟装着一沓现金。点一点，百张百元，整整一万。

徐启维立刻给宋惠云打电话，问她现在在哪里？宋惠云说她已经回到公司总部了。徐启维让她再来一趟，笑笑道：“我这会儿有空，想听宋小姐讲笑话。”

“县长想听什么呢？”

“讲首长更黑呀。”

这种姑娘当然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哎呀一叫，说：“县长，那是林总一点见面礼，那么小一点小心意，您一个大县长真就这么放在心里？”

“你还是来吧。”徐启维依然和风细雨，“或者还要我亲自去？”

隔一会儿，林奉成的电话来了。

“县长，给我一点面子嘛。”

徐启维说：“没问题，今后企业有什么事尽管找我，肯定会尽力帮你。”

他还叫林奉成让宋惠云来。说你这主任材料写得不错，意思表达清楚，文笔简练，但是有几个错别字，改一改就好。

于是这个姑娘再次坐到县长办公室的沙发上。

徐启维让她把那些现金拿走，说：“下不为例，明白吗？”

姑娘说行了她要走了：“都是笑纳了，再说下不为例的。”

“也不都这样。对吗？”

姑娘装傻：“有吗？”

事后她给徐启维打电话，说她一看到徐启维就有感觉，徐县长真是不得了，这么年轻，这么帅，这么能干，又有本事又清廉，这样的官应当升，掌大权，那才好呢。只是徐县长要升官也不能只顾自己，让别人来巴结一下还是应当的，眼下她做梦都想着怎么才能巴结徐县长。说起来当徐启维这样的县长也挺不容易，官这么大，钱这么少，事还这么多，这种县长容易做吗？所以应当允许人家有时候巴结一下。

“像这样可不行，徐县长真把我害死了。”

她自称被林奉成臭骂了一顿，骂她一点小事都办不好。她说，本来

2005年
先

是林奉成要亲自给县长送报告和错别字，她多了句嘴，说她特别喜欢徐县长，这事交给她好了。林奉成还不放心，问：“你能搞定？”她说：“放心，肯定拿下。”

徐启维不觉大笑，说：“拿下？谁？”

“当然是您啦。”她也笑，“比县长大的领导都拿过，怎么就徐县长拿不下来？气死我了！”

她说林奉成骂得她走投无路，只想跑到县长办公室来狠狠哭上一顿，让县长承担一切责任。

“你可以来。”徐启维当即表态，予以批准，“让你哭。”

姑娘说她不敢这么找徐启维，县长这么大的官，六月十五的大太阳想晒都晒不黑，哪容她这种小丫头想找就找。但是她想给他打电话。她觉得还是打电话好，因为电话里的话徐启维都能听进耳朵里，一句不落。

“当面说就不行了？”徐启维问，“为什么呢？”

她说不为什么，不好说，不敢说。徐启维让她尽管说，没关系的。她就在电话那边装一副傻姑娘忍俊不禁之态，扑哧笑道：“我怕县长不高兴，忽然把脸别开。”

徐启维也笑，却在心里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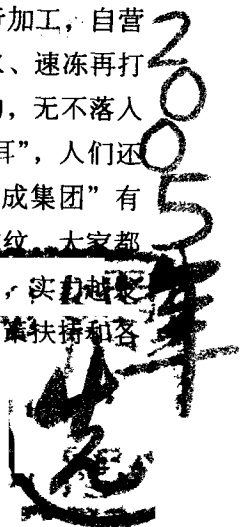
他知道她笑的什么。

2

林奉成早年是“社皮子”，“社皮子”是本地土话，意为乡村小痞子。林奉成是县城近郊人，城郊村落亦农亦工亦商，人员混杂，三教九流汇集，不像传统乡村单纯。林奉成老家那村子人口四千，是个大村，风水格外怪异，以出坏仔闻名，本县历史上有名的几个流氓恶棍都来自该村。林奉成本来有望在这类人物里谋一席之地，他出身贫寒，从小失教，不爱读书，好偷鸡摸狗，惹是生非，八岁参加少儿斗殴，用一把农

人修田埂的砍刀把邻居一个十五岁少年的胳膊从肩膀上生砍下来，从那时起名声大噪，谁都预言这小子不得了，一满十八肯定让政府拖去枪毙，一天也多不了。十六岁那年，此人因聚众到县城偷窃自行车被拘，劳教两年，不良少年在劳教中忽然成人，见识大长，接触面拓宽，交了一些特殊朋友。重获自由后，这人不再无所事事，他跑到县城，在城关西头路边搭个棚，跟一个在劳教中认识的朋友一起卖西瓜。十数年后“奉成集团”的林总就是从这个西瓜棚起步的，当时他穿一条短裤，打赤膊，脚上套一双拖鞋，头发蓬乱，瘦骨嶙峋，不似后来那副人模狗样。

林奉成绰号“林菜豆”，本县老小几乎无人不晓。人们当面这么叫，他从不计较，这有些缘故。林奉成从商早期，卖过西瓜，贩过大米，倒过水产，玩过建材，很会折腾，却收益不多，一来本钱太小，二来经验不足。有一年林奉成押一车咸鱼到省外卖，路过一座城市，因货车抛锚滞留在一个小旅馆里，在那里碰上了一个收购菜豆的商人。林奉成一听该商人出的价，非常吃惊，因为比本县市场的菜豆价格高出足有两倍。商人说，他的菜豆是为一家外资企业收购的，这些菜豆经加工出口日本，身价百倍。林奉成当机立断，把咸鱼就近处置，降价卖掉，转头把菜豆收购商拉回家乡。两人合伙设点收购，几乎把本县产菜豆扫荡一尽，林奉成因此大赚了一把。第二年他把合伙者赶走，自立门户，垄断了本县菜豆市场。第三年他不再满足于当二盘商，他从银行贷出大笔款项，在本县投资建果蔬处理厂，招兵买马，扩大经营，自行加工，自营出口。而后他不再单纯经营菜豆，凡能拿到他的车间里脱水、速冻再打包装箱卖钱的东西，不管是地里种的，山间长的，树上发的，无不落入林奉成的爪子里。但是人们不叫他“林白薯”或者“林木耳”，人们还叫他“林菜豆”。因为他起家就靠那玩艺儿。林奉成的“奉成集团”有一个标志，外形是个圆环，里边从上到下垂下三道绿色水波纹，大家都说那其实是三条菜豆。近几年，林奉成的企业有很大的发展，实力越来越雄厚，经营触角已经越出本县，几乎遍及半省，其成长有政策扶持和各



级政府帮助因素，客观地说，林奉成颇有市场眼光也是重要一条。在他“奉成集团”扩张的同时，本县相关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量增加，农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农民收入有所提高，对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县来说，林奉成和他的企业对本地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

这是徐启维得出的结论。

徐启维问政府办主任：“林奉成是不是有一支枪？”

“我没见过。”政府办主任表情有些尴尬，“只是听说过。”

林奉成的这支枪在本县看来声名远扬，几乎人人皆知。但这似乎是一支幽灵枪，没有谁真正见过。有关这支枪的民间传说可追溯到十年之前，那一年除夕零点，本县县城鞭炮齐鸣，响成一片，忽然有一串强音从鞭炮声中拔高陡起，远远蹿上去，砰砰砰砰不歇气一梭爆响，举县皆动。本县人有所谓“斗炮”旧习，一些好事者热衷“一炮压群声”，或者使用超长炮盘，或者使用超响巨炮，讲究的不外比别人响声久，或者比别人响声大，压过他人据说能带来好运。因此本县人在放炮上常有推陈出新别出心裁之举。那年除夕的一梭爆响却让好些内行人士纳闷不已，因为没有谁说得清什么炮可以响得如此惊天动地。第二天，便有传说在县城游走，说那不是鞭炮，是枪响，有人在县城外西山脚下拾到一把黄铜弹壳，里边还有硝味。

徐启维让县公安局查核当年情况。那年除夕县公安局值班记录里没有突发枪声记载，也未有相关报案。那一年，林奉成还在卖他的咸鱼，据说当时县城咸鱼买卖由几个老手把持，林奉成属刚出道的“雏鸡”一类，颇受同行“老鸟”挤对。林奉成曾放话，说走着瞧，看看到底谁不好惹。民间传说认为他因此向天空放枪以警示同行对手。

一年多后林奉成开始踏上他的菜豆之旅，逐渐崭露头角。这年十月，林奉成到工商部门登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当晚大放鞭炮自我祝贺，鞭炮声中忽然又响起了枪声。这一次事件被记录在案。当时城关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迅速赶赴现场。那时林奉成毕竟刚刚起步，警察们对他还不太熟悉，他们包围了林奉成的老巢，仔细检查，在林奉成的床铺